蜀山劍俠傳/295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二九五回　苦締心盟 三生尋舊約　宏施佛法 七老悟玄機

下一回▶

俞巒久經苦厄，被困多年，心情最是平和。見金蟬以全力發揮仙陣，一時雲旗閃變，光焰萬丈，風雷之聲震撼天地，聲勢比前還要猛烈得多，惟恐激怒九烈神君，危害附近生靈，方要勸阻，哪知九烈神君夫婦魔法真高。先前志在擒敵，仙陣神妙，並有許多顧忌，知道敵人長於隱形飛遁，旗門變化無窮，難於捉摸，沒奈何纔下毒手，以爲取勝雖然不行，逃走卻非難事。加以根本搖動，情急萬分之下，先曾誇口，不甘認輸。再聽出所設乃是二元仙陣，又多了神駝乙休的伏魔旗門，所以如此神妙。退志一決，早在暗中施展魔法，取出一件專測各宮部位躔度的法寶蚩尤九宮鑑，查看好了門戶方向，運用玄功變化向前猛衝。祇見光焰海中，一道黑色魔光長約丈許，四圍金星血花亂爆如雨，衝行光海之中，每遇旗門阻路，立時激盪起千重金霞，萬道毫光，隨同風雷滾滾，雲旗閃變，一衝即過。儘管旗門去了一座又現一座，陣法不住倒轉，竟攔他不住。金蟬上來錯了主意，以爲陣法顛倒，便可將其困住，等到發現，忙即催動陣法，把旗門移向前面阻路，依然沒有他快。晃眼之間，便被衝過四座旗門，逃出陣外，破空遁去。纔一出陣，魔光突然暴長，仍和原來一樣，化爲黑色妖雲，中有無量金綠二色火星，不住閃變，半天立被佈滿，狂濤一般蔽空飛去，晃眼已到天邊，剩了一片極小的黑影，一瞥不見，端的比電還快。火無害因忿九烈罵他怕死，心中忿怒，本來要追，喫俞巒在旁看出，暗向英男示意禁止，未得如願，空自忿恨。不提。

衆人見狀，纔知九烈夫婦魔法果然厲害。經此一來，不特收得九子母陰雷，無形中積了一件大功德，並還斷定敵人由此知難而退，不會再向本門生事，俱都喜慰。由俞巒在旁指點，仍用天心雙環和定珠、兜率火將陰雷制住。再由金蟬把伏魔旗門縮小，按方位佈好陣勢，將雷珠包圍在內，一同退出陣外。照日前仙柬上所現靈符法訣，如法施爲，俞巒一聲令下，金、朱二人和英瓊一面收回四寶，一面施展仙法，揚手一片霞光，罩向陰雷之上，當時裹住，大小四座旗門齊射霞光。陰雷隨同四寶一撤，紫、綠二色的魔光突轉強烈，剛一閃變，待要暴长發生威力，已喫旗門霞光制住，仍在亂轉。及被靈符所化金霞包沒，方始縮小，漸漸復原，化爲豆大一粒雷珠。金霞也已縮小，變爲薄薄一層，緊附珠外。金蟬便收到手裏。錢萊、石完、李健、韓玄、沙佘、米佘六個小人，隨同楊鯉、陸蓉波、萬珍、郁芳蘅、廉紅藥等男女同門在旁觀戰，相繼上前會見。

衆人俱想和李洪、陳巖、易靜、癩姑諸人長談。金蟬、朱文、英男、石生四人更恐李洪同了陳巖飛走，難得再遇，又急於想見新收的門人竺氏姊弟，見陸、萬、廉、郁四女同門因和俞巒初見，尚在敘談，不耐等候，當先飛走。剛到嶺上，便見袁星、上官紅同了竺氏三姊弟與一道人對談，似在爭論。神鵰鋼羽盤飛空中，銀翼凌空，目光若電，註定下面，好似對那道人示威戒備神氣。袁星瞥見四人飛來，忙用傳聲稟告，說那道人強要面見易靜，因聽鋼羽空中連嘯，說來人是個對頭，因其不似妖邪一流，以禮來見，未便動強。令其稍待，以便請示，偏不肯聽，請四人暗中留意。金蟬等見那道人相貌不似別的妖人醜惡，但是面帶詭笑，一雙怪眼隱藏奸詐。本來神情似甚和易，當四人飛來，先見到的便是金蟬、朱文這一雙情侶，面上微微一驚，立時轉身迎上，開口便向金蟬笑道：「道友便是妙一真人愛子金蟬麼？這位必是女神童朱文了？」金蟬見對方身上不帶邪氣，笑語溫和，開口便道出自己的名姓來歷，神情似甚和善，轉問：「道友尊姓？仙鄉何處？」石生、英男同了俞巒、楊鯉、萬、郁諸人已先後趕到。道人除乍見金蟬、朱文微微一驚外，對於後來諸人並未介意，神態從容，也未再問名姓，聞言笑答：「易道友是我舊友，多年未見，新近聞說在幻波池開建仙府，特來一訪。我乃絕海荒礁的無名煉士，姓名來歷，不值一談。易道友也未必願諸位知道詳情。祇請領往一見如何？」

金蟬還未回答，因空中鵰鳴甚急，袁星傳聲轉告，說易師伯正在五行殿主持仙遁，使其復原，此時不可放其入內。並說來人身帶法寶甚多，必須留意，但不可先動手。金蟬聽完，道人話也說完，便據實答道：「丌南公和九烈老怪夫婦逃遁不久，易師姊現正有事未完，便我們同門師弟妹也見不到。若道友非見不可，請在嶺上稍待如何？」道人笑答：「一別多年，思如飢渴，易道友如見是我，斷無不快之理。貧道也是身有急事，因聽說易道友在此，百忙中抽暇趕來。幻波池五行仙遁難不倒我，祇爲身是來客，不便冒昧登

門而已。」英瓊在旁，因平日最信鋼羽之言，聽它連聲急叫，說來人是易靜的對頭，休說不宜放進，最好不令易靜出見，否則有害。她本已激動俠腸，再聽道人口氣強傲，軟中帶硬，直似不問情由，非見不可，並還不肯等待。心中不快，上前說道：「道友爲何不通情理？這幻波池雖是易師姊居長，實由三人爲主。今當強敵初敗之際，我們有事不見外客，你又不說名姓來歷。易師姊的身世交遊，曾聽說過，並未說過有你這樣朋友。實不相瞞，我李英瓊此時便不容外客登門，請你迴轉。易師姊如和你有交情，自會登門奉訪，否則她也不是怕事的人，你何必忙此一時呢？」道人聞言，朝英瓊細看一眼，笑道：「道友便是峨眉三英之一麼？果然名不虛傳。所說也似有理，無如貧道天性固執，又與易道友分別太久，知她此時有事，不能出見，意欲登門奉訪。你們如若倚仗人多，強行阻止，貧道祇好做那不速之客了。」石完在旁聽了有氣，上前喝道：「易師伯是主人，不許你見，你待如何？」道人剛把臉色一沉，俞巒得道多年，最是見多識廣，見道人穿着一件青灰色的道袍，非絲非帛，胸前有一團八角形的寶光，隱隱外映，非用慧目法眼查看不見，已猜出幾分來歷。恐雙方言語失和，冒失動手，一面止住李、石二人，暗告英瓊不可動武，令見易靜問明再說，一面又向對方婉勸。道人雖懷必勝之念而來，到後看出衆人無一好惹。心想：「所尋的人即便前知，也不至於逃避不見。反正仙遁不易衝破，不如將計就計，冷不防暗中衝入，施展毒手更好；否則等她離開五行殿出見，迎上前去相機行事，也可成功。」心念一定，立時應諾。

英瓊剛一飛走，道人以爲峨眉三英中英瓊最是難鬥，身旁又有佛光內映，看去法力甚高，此人一走，省事不少。笑對衆人道：「我聞諸位得天獨厚，雖年幼道淺，頗有幾件法寶。貧道煉有幾座旗門，意欲請教一試。祇要有一位知道此寶來歷，貧道立即回山，不再登門驚擾，如何？」衆人本就不快，再聽這等說法，越發有氣，同聲應諾。道人說聲：「獻醜。」手伸處立現出一片八角形的金牌，上面釘着許多旗門，看去形似玩具。揚手便是數十道彩光飛向空中，落將下來，電也似疾，閃得兩閃，旗門失蹤，當地卻成了一片光海。隨聽道人笑喝：「你們祇要破得了我這件法寶，我從此低頭，永不再尋易靜賤人晦氣。你們看如何？」錢萊、石完等六小弟子首先氣忿，忙縱遁光循聲追去。然而一任衆人衝蕩攻打，道人始終不見，聲音卻是時東時西，始終是那幾句話，無法尋蹤。寶光甚強，壓力更大，幸而均有飛劍、法寶防身，否則決難抵禦。那旗門先是隱而不現，後因衆人法寶神妙，始稍出現，但隨陣法變動，略現即隱，一座也傷它不了，還以爲道人藏身陣中。後來癩姑趕到，因由陣外衝入，看出上當，忙用傳聲令衆會合，說對頭已經衝入仙府。

俞巒本知底細，因恐雙方各走極端，還想善罷，隱而未露。及聽癩姑說破，衆人大怒，

準備施展全力破那旗門，這纔告以收寶之法，並說此寶非道人所有，不可毀損。癩姑笑答：「我已知底，祇無俞道友詳細罷了。」隨令衆人按九宮方位立定，再由金蟬、朱文用天心環罩定中心主位，餘人也各施展法寶，鎮壓各宮，然後按照太清寶籙如法施爲。衆人起初原想和道人鬥法打賭，沒打算他會衝出陣去，及聽癩姑、俞巒先後指點，辨清方位門戶，立時通行無阻。道人素來外和內剛，居心陰險，因那旗門由他借來，如將敵人困住更好，否則此寶一失，寶主人必不甘休，立爲峨眉樹一強敵，豈非絕妙？沒料到有人知道底細，並不加以毀損，趁着無人主持，便容容易易將此寶收去。衆人因此卻被激怒，同往幻波池中追下。俞巒見道人如此行徑，斷定必是易靜的深仇，來者不善。恐衆人冒失飛進，受了暗算，除鵰、猿、上官紅、竺氏三姊弟暫留上面不令隨下外，並令金蟬、朱文各取法寶，當先開路，餘人也各小心，見了敵人，不可冒進。金、石二人聽了俞巒之言，惟恐同門弟子中人冷箭，便將玉虎金牌取出，穿波而下。一到下面，看出中宮戊士仙遁已被敵人引發，忙即衝進。

道人先未想到五行仙遁威力如此強大，阻礙橫生，雖然預有準備，身藏至寶，並無畏懼，到底還費了許多事，纔把甬道衝出，到了中宮腹地，覺出不如預計之易，仇敵又是人多勢盛，正在急怒交加，易靜突然飛來。道人爐火中燒，表面一點不顯，假裝久別重逢，想望已久，意欲驟出不意，乘機發難。不料陰謀詭計早被易靜看破，卻不叫明，借着戊士神雷阻隔，立在三丈之外，開口便問：「我早轉世，與你情斷義絕，尋我做甚？」道人聞言，不禁大怒，剛喝罵得一聲：「無恥賤婢！」衆人已先後飛來，眼看被天心雙環制住，性命難保。幸而陳巖體會三生愛友心意，強拉李洪，合力將他救下。癩姑因在上面收那旗門，使其復原，到得稍後，現身以前，又先將他飛針盜去。道人這纔知道厲害，懷着滿腔惡氣，匆匆飛走。到了外面，想將幻波池靈泉順手破去，卻被神鵰在空中發現，告知袁星，正要下擊。錢萊、石完疾惡心盛，不問青紅皁白，上來便發石火神雷，並且還想由地底進攻。不料仙府地面本就堅硬，又經仙法禁制，錢萊雖仗青靈鎧護身，石完穿山行石獨具家傳，但上下游行，仍是費力，剛一停頓，便見陳、石二人飛來解救道人。錢萊、石完有氣，欲往上面等候。剛到外面，便見敵人行法，想破水源，不由大怒，石完揚手便是大串石火神雷，二人又各將仙劍、法寶紛紛放起。道人見勢不佳，又恐敵人聞聲追來，咬牙切齒，一路連聲咒罵，往上飛去。鵰、猿、上官紅和竺氏姊弟迎上，再一夾攻，差一點沒受了重傷。就這樣，還被神鵰一爪將道袍抓裂，連皮去了一大片，方始運用玄功破空逃走，仗着飛遁神速，鵰、猿不曾追上。

易靜等也聞雷聲趕來，見面略談前事。癩姑隨說：「幻波池從此多事，並有幾位同門受傷。幸有林寒、莊易二位師兄在前面高峰上設有仙陣接應，並備靈符、靈丹醫治，或者

無妨。以後遇敵，必須小心。」並問金蟬等是否迴轉天外神山光明境去。金蟬笑答：「乙師伯來時，曾命我們等幻波池建府之後，再回小南極。癩姊姊如不嫌我師徒，暫時還不走呢。」易靜和英瓊同聲笑道：「請還請不到諸位師兄姊弟呢，正好借此盤桓些日，同到裏面談吧。」隨同飛入仙府。

衆人分別禮見之後，易靜、陳巖見竺氏三小姊弟個個仙根仙骨，靈慧非常，便問長問短。纔知因有大荒二老預先指教，以其道路不對，祇傳尋常吐納之功，無甚道力，但所得法寶已能應用，又傳授了幾種防身法術，各有一種飛行靈符，不禁大爲獎勉。陳巖又取出三柄金鉤、一面玉牌，分賜上官紅和竺氏三小，作爲見面之禮。上官紅和三小大喜拜謝。李洪笑道：「陳哥哥，你是長輩，如何偏心？眼前後輩門人有好幾個，爲何單賜紅兒與竺氏姊弟呢？」陳巖方答：「這四件法寶，乃我昔年初從師時所得，多年未用，因見他四人靈慧可愛，隨意轉贈，實爲無心之舉。別位賢侄，改日再贈吧。」易靜笑道：「我們下一代的門人何止百數，你有那麼多的法寶麼？」癩姑笑道：「我和陳道友初見，不便說笑。畢竟三生良友，與衆不同，一個愛屋及烏，一個關心過切，惟恐陳道友沒處去弄那些法寶賜人，把話說在頭裏，就此下臺。都是洪弟沒有眼力，本來陳道友祇賜易姊姊兩位高足，因三小姊弟都是新入門，初次相見，不得不連類而及，你偏多口。休說那麼多後輩門人，無法遍及，此風一開，以後我們尊長更不好當了。教人家爲難，有多討厭哩！」

易靜平素莊嚴，不善辭令，聞言臉上一紅。陳巖也覺不好意思。英瓊愛護易靜，雖然不知詳情，先已看出幾分，怕二人不好意思，接口笑道：「癩姊姊少說笑話，正經的還未談呢。我聞洪弟小小年紀，飛越宇宙極光，往來天外神仙光明境，和本門七矮兄弟同誅萬載寒蚿，兩次大鬧魔宮，如入無人之境，不愧九世清修，功力高深，果自不同。先在嶺上戲弄妖徒時，身後曾有七位異人同來，今在何處，如何未見？莫非功成即退，已早飛走了麼？」李洪見陳巖不好意思，癩姑又在取笑，神態滑稽，衆人全都好笑，頗悔失言。聞言，乘機改口笑道：「那七位老人家乃是滇緬交界高麗貢山井天谷中隱居的麗山七老居士，憐我年幼膽大，恐喫老怪的虧，賜了我一件法寶，與七老心靈相合。我一動念，七老元神立用佛家心光遁法，馬上飛來相助。有了這件護身符，老怪多兇，我也不怕。你當是我自己的本事麼？可惜此寶是片樹葉，經七老命我採來，臨時煉成，祇用三次，便失靈效，否則有多好。」朱文笑道：「幸虧祇用三次，洪弟那樣膽大淘氣，如能常用，有此七老隨身，仗了靠山，還不到處惹禍纔怪。」李洪剛把俊眼一翻，想要開口，金蟬在旁，恐李洪又說出不中聽的話向朱文嘲笑，忙接口道：「洪弟雖然膽大，功力也實不弱，不在九世修爲，難怪七老垂青。你此行遇合必奇，何不說出來，使我們高興呢？

」朱文正恐李洪天真，口沒遮攔，當衆取笑，說完前言，方在後悔，聞言也忙改口說：「李洪根骨福緣，無不深厚，前生受盡魔難，此時理應苦盡甘來，暢所欲爲，故此各位師長前輩都加期許。」李洪到底童心未退，有些好高，看出了兄長和朱文的心事。麗山之行，本最快心，先向金、朱二人笑道：「蟬哥哥、文姊姊放心，兄弟雖然童言無忌，當着許多人，我是不會掃你們興的。」隨將前事說出。

原來李洪別了金、石諸人和田氏兄弟，獨往麗山井天谷山中趕去。到後一看，當地乃是高山頂上，一個四無出路的井形巨谷，四面危崖壁立，中現平地，祇有當中地上放着一個非金非玉的鉢盂和一座小石香爐，爐中香煙嫋嫋，四周空無一人。那香非檀非麝，聞之心神皆爽。李洪一時福至心靈，觸動靈機，見向南壁上石洞若龕，似與兩旁六洞有異，便恭恭敬敬地向洞跪拜，通誠求見。還未起立，忽然一陣旃檀香風吹過，與先聞香味不同。方疑主人施展大小旃檀佛法，將要現身，緊跟着一片極柔和的祥霞淡淡地閃了一下，倏地眼前一花，現出大片奇景。定睛一看，已換了一個境界，身子卻未移動。那地方乃是一片園林，左右水碧山青，繁花似錦，白雲如帶，橫亘峰腰。到處仙山樓閣，望之不盡。雖無光明境天外神山來得富麗，但是景絕清華，一塵不染，另具一種美妙幽靜之趣。對面是片大花林，高均五丈以上，離地三丈始發繁枝，葉大如扇，色作翠綠。上面開着不少花朵，形如千重白蓮，清香撲鼻。行列又極疏整，每樹相隔竟達六七丈，色作翠綠，瓊枝四出，亭亭若蓋，廕庇畝許。遠望好似百十根大約兩三抱的青玉柱，撐着一座花山錦幕。花林深處空地上，似有幾個白衣老人席地而坐，料是七老引其入見，忙向花林重新禮拜。耳聽有人笑呼「洪侄」，聽出是神駝乙休的口音。擡頭一看，果是乙休同了七位老人環坐地上。不知怎的，身未立起，人已到了花林之內。心想：「七老道法真高。照這樣見客，有多省事。」正要行禮，旁坐一老笑道：「小客人已禮拜了兩次，不必再多禮了，起來說吧。」李洪一聽，心纔動念，已被道破，不由大驚，哪敢怠慢，忙即應聲起立，走向乙休身側，恭求引見。乙休含笑，命坐在側，手指七老，一一引見。

李洪纔知爲首一人姓文名成，得道已千餘年。當初原是世家公子，從小好道，踏遍宇內名山，終無所遇，祇結了五個同道至交：一名諸有功，一名鍾在，一名畢半，一名余中，一名歸大年。大家都過中年，方獲奇遇。先在無意中服食了幾株仙草，由此身輕力健，能手擒飛鳥，生裂虎豹。信心更堅，智慧也日益空靈，終於在高麗貢深山之中，得到一部玉匣道書。又隔些年，得一散仙鄢望指點，並與六人結爲兄弟，一同修煉，人都稱爲「麗山七友」，又名「七老」。仗着道法高強，常年遊戲民間。因爲任俠好義，到處除惡扶善，救濟孤寒，本是無心爲善，卻積了不少功德。七老多半出身富貴人家，講究衣食園林之奉，得道之後，積習未忘。爲避塵囂，遠離中土，在高麗貢山，尋到一處奇景。

當地亂山環繞，與世隔絕，但是遍地琪花瑤草，水木清華。再經七老用仙法佈置興修，景更靈秀，取名隱仙崖。七老長年煉丹修道，嘯傲其中，不時結伴出外雲遊，散仙歲月，本極逍遙。

這日門人入報，說門外來了一個窮和尚，定要面見諸位師長，勸他不聽，話甚誠懇，特來稟報，可否許其入見。七老因所居四外無路，來人怎會到此？又非道術之士，心中奇怪，方命引來相見。忽聽佛號之聲，一個相貌清瘦的老和尚，已經從容走來。來人正是尊勝禪師，見面問答不幾句，便勸七老歸入佛門，做他徒弟。七老見他毫無法力，強爲人師，妄自尊大，又好氣又好笑，始而不允，後竟翻臉逐出。不料禪師抱有極大願力而來，禪功堅定，操行艱苦，說甚麼也要將七老度去。七老始而當他無知之徒，未與計較，逐走了事。後因禪師被逐之後，便在左近井天谷中打坐唸經，行時並發宏願，非將七老度入佛門，決不罷休。所持又是佛家金剛天龍禪唱，不論相隔多遠，心念所及，全能使對方聽到。由此七老時聞經聲，琅琅盈耳，日夜不斷，枉有一身仙法，不能去掉。連經七日過去，始終不停，其勢又不便尋去理論，本就有氣。這日無心中談起和尚奇怪，並無法力，怎會由老遠把經聲傳入耳內，別人偏聽不見？四老畢半偶答：「這和尚雖然不會法術，頗似一個有道力的高僧，否則你我七人的法力，經聲怎地禁制不住？可惜那日把話說僵，又將他逐走，不便再去尋他。如再上門，我真想仔細問他一問呢。」經聲忽止，門人又來稟報和尚求見。話剛說完，禪師又已走來。雙方各用機鋒問答了一陣，七老全被問住，無言可答。又見禪師固執來意，一時惱羞成怒，便問：「你有何法力，收我七人爲徒？」禪師微笑答說：「我四大皆空，用甚法力？祇爲見你七人善根深厚，迷途未返，不久天劫將臨，發此慈悲。祇憑定力宏願，將你七人引度到我門下，要那法力做甚？」七老怒喝：「我弟兄七人均精玄門禁制之术，法力高強。你以爲稍具禪功，便妄信定力堅強，要人從你，豈非做夢？」禪師笑道：「我歷劫多次，已參上乘妙諦，悟徹真如，休說你那區區禁法，便十萬天魔、刀山火海也奈何我不得。我既引度你們，哪怕歷時千年，誓願未完，決不離去，你們終有回頭之日。」諸有功比較性暴，怒喝：「你哪知厲害，我們念你祇是狂謬無知，也不傷你性命。你祇要禁得住三清禁制之术，果真大無畏，甘受諸般痛苦，再作商量。你有此膽量沒有？」禪師答：「你此念一生，便是向我佛門俯伏的預兆，請盡情施爲吧。」說罷，居中趺坐，就在當地入定起來。

七老均覺和尚是個凡人，禪功多高，也決禁不住禁制苦痛，本想二次趕走了事。一則諸有功話已說出，不好收回；二則又見禪師神態安詳，坦然自恃之狀，未免有氣。先想稍微試上一試，祇要他出聲求饒，立即罷手。一上來還不忍施展禁法，先命門人鞭打，祇一兩下，便打了個皮開肉綻。但禪師不特毫無痛苦，反倒滿面笑容。諸老心疑他用禪功

暗護心神，不畏痛苦，下令重打。不多一會兒，便血肉模糊，慘不忍睹，人已體無完膚，卻仍是端坐不動，笑容未改。七老運用慧目查看，並不似有甚護身熬痛之法，實在打不下去，祇得停手。頭一次還用靈丹爲他醫治，禪師也合掌稱謝，傷癒，立問皈依與否。七老憐他癡愚，也未理他，祇命門人逐走了事。隔不多日，禪師又尋上門來，照樣求見。七老後纔覺出，祇一動念，稍有想見之心，禪師必不等通報，自行走進。後來約定不去想他，置之不理，禪師雖未再自走進，但那經聲越發熱鬧，除相見片時停止外，仍是不斷。七老終於大怒，將禪師擒往所設法壇之上，連用禁制迫令死心，不許再用經聲聒噪。禪師笑答：「你們自己要聽，干我何事？如嫌煩惱，何不皈依？」七老大怒，立施禁法劾制。接連七日，禪師備受水火金刀與揭發刺身之刑，歷嘗諸般苦厄，始終定力堅強，面不改容。

這日，七老正用毒刑禁制，覺着伎倆已窮，除非將人殺死，但又無此冤仇，真是騎虎難下。正在爲難，禪師忽然口宣佛號。因連經七日毒刑，水米未進，聲音本極微弱，但七老聽去，卻似當頭棒喝，心神皆震。本就有些感動，經此一來，猛觸靈機，當時大悟，不約而同，一齊拜倒，口稱：「弟子知罪。」俯首皈依。禪師也已一息奄奄。七老忙撤禁法，奉上靈藥，爲之醫治，留在當地，供養了三日，同請拜師。禪師笑說：「時尚未至。我佛門中最重因果，你們先前不合將我毒打，並下禁制酷刑，便我自願解冤，將來也難免於身受。何況你們天劫將臨，非多積善功，減孽消災，不能避免。我本具有降魔無上法力，爲了夙孽未完，曾發宏願，祇以堅誠毅力普度有緣，雖有法力，並不施爲，直與常人一般無二。現我暫收你們爲記名弟子，再傳爾等降魔法力，由此分頭去往人間，修善積功。我在此期中還有一個大魔頭須要親自度化，等到完成夙願，你們功行也將圓滿，我自有區處。因你們虔誠苦留，勉受數日供養，就便傳你們道法，傳完自去，留我無益。」說完，一一傳授。七老纔知師父法力無邊，越發感激涕零，由此拜在禪師門下，各自苦修。

禪師第七日便自離去。後爲尸毗老人所困，七老尋去，本要動武，因禪師再三禁止，祇得罷了。後來尸毗老人危急之際，被禪師趕來度化，魔宮瓦解。七老也經禪師指點，悟徹玄機，連經兩次天劫，得了佛門上乘真諦，不久就要披剃，更換禪裝。所居仙府，已賜與兩個門人，經衆苦留，在未披剃以前，暫留月餘。神駝乙休經赤杖仙童指點，七老本是昔年舊交，又正有事相煩，便尋了來。並且告知李洪，令其來見。七老以前本在井天谷崖洞之上，分居苦修，洞穴大僅容身，長年風吹日曬，和禪師一樣，操行至爲堅定。這次爲了證果在即，念在師徒情分，歸來小聚，又算出故人來訪，特在當地款待。李洪到時，七老看出他累世修爲，前生又是天蒙神僧高弟，本就看重，又見李洪誠敬天真，

越發期愛，便施法力移山換嶽，引其入見。

乙休說完前事，七老笑問李洪：「有何心願，不妨明言。」李洪恭答：「弟子前生法力已全恢復，法寶也有幾件，不敢心貪，妄求恩賜。祇是幻波池中有幾位師姊，現因老怪丌南公前往擾害，雖有好幾位師兄、師姊趕往相助，決非丌南公師徒之敵。務望恩憐相助，使弟子此行不爲老怪所敗，感謝不盡。」七老中的鄢望，聞言朝下餘六老互看了一眼，似有默契。一會兒便命李洪往取一片樹葉，互相傳遞，各誦咒語一遍，再畫一靈符在上面，交與李洪。說：「此是西方佛木桫欏樹葉，經我七人施展佛法，已與心靈相通。如有甚事求助，照我們所傳訣印施爲，我們元神立時隨念即至，一任對方法力多高，也傷害不了你們。祇是時間匆促，此符僅能用三次，便失靈效，不到緊急，不可輕用。你功力根骨均是上乘，好自爲之，成就必早。」說完，門人獻上一種特產的瓜果，李洪拜謝領命，喫了一些。

到了次日，乙休便令李洪先行，賜了一個錦囊，令其到時開看。鄢望對李洪最是期愛投緣，臨分手時說道：「六位道兄外功早完，惟獨我還有欠缺，此去皈依佛門，必還要往人間修積，也許還有相逢之日，不似你和別位道兄祇有一面之緣。」李洪知道七老一心皈依，不久便同證果，爲此一人耽延，必非得已。佛家素重因果，蒙主人厚待，理應圖報，猛觸靈機，躬身答道：「弟子蒙七位老前輩深恩成全，無以爲報，請代完此善願，不知可否？」七老聞言，面上同現喜色。鄢望笑道：「此子真個可愛。我本不應使你小小年紀爲我當此重任，但我佛家原重報施，我弟兄七人誓共安危成敗，爲我一人耽延正果，心正不安。難得你有此願力，倒也兩全其美，彼此有益。蒙你代我完此善功，無以爲報。此是我昔年行道時所用寶囊，內中法寶雖非你隨身至寶之比，也頗有用；還有兩道靈符、一面寶鏡，足能防身；另外一本道書，上載點石成金之法，用以濟世救人，方便不少。全都賜你，由此你便算我替身如何？」李洪大喜，忙即拜謝。乙休笑道：「仙佛兩家，衣鉢相傳，門人繼承師志，理所當然。我知道兄和諸道友一樣，至今未收門人，既以衣鉢相傳，此子將來又係佛門中人，索性收他做個徒弟，豈不更好？」六老紛紛讚可。鄢望笑說：「本有此意，祇爲李洪乃寒月道友門人，不便掠人之美。既這等說，我們收他做個記名弟子吧。」李洪隨向各位師長行禮，將寶囊接過，學了用法，方始拜別。

李洪出山一想：「此行真個奇遇。聽各位師長閒談口氣，對我十分嘉許，彷彿任意而行，無往不利，縱有險難，也無妨害。此去幻波池並不須多少時候，爲時尚早。初次拜師，不令隨侍，期前便命起身；又說不到日期，不可先往幻波池和金石峽去，卻又不肯明言。閒這好些天，教我往何處去呢？」李洪心中尋思，因見當地祇井天谷後七老所居隱仙崖

一帶風景靈秀，餘者都是窮山惡水，瘴雨蠻煙，林深菁密，無可留連，便任意飛行，不覺飛過雲、貴兩省，轉入湘江流域。已然飛過衡山，想往洞庭湖飛去，忽想起：「七老與乙師伯兩次催走，不容停留請教，師父又以寶囊相賜，也許命我就便行道，或是另有原因。記得衡山後面青龍澗危崖之下，有一前生對頭隱藏在內。此人姓白名虹，本是雙身教中漏網的餘孽。昔年因有兩個同道爲他邪法暗算，一時仗義，同了好友桓玉往海外除他，將他所愛妖婦和門人同黨一齊殺死，祇他一人仗着邪法身外化身，逃來中土，到處搜尋不見。後來纔知逃到此地潛伏，往尋未遇，反被妖人乘機潛往自己所居大峨山紅梅洞，將全洞用邪法震碎，並盜走了兩丸靈藥、一葫蘆仙釀。回山發現，再往尋他，忽奉師命往雪山坐關，靜待轉世，未得如願。此時想起這妖邪罪惡滔天，早該遭報。所居崖洞雖然隱僻，但與追雲叟白谷逸、金姥姥羅紫煙二老所居的仙府鄰近。這等極惡窮兇之徒，爲何任其潛伏，不加過問？此事相隔已百餘年，不知伏誅也未？還有好友桓玉，自從昔年一別，杳無音信。我在雪山坐關多年，並還轉了一世，他也未前來看望，好生不解。」

李洪心念一動，立即回身，打算先往衡山查探妖邪還在也未，事完再往武夷、仙霞一帶尋找桓玉蹤跡。因知妖人白虹邪法既高，人更機智狡詐，飛遁神速，更擅天視地聽之術，爲雙身邪教中有名能手三兇之一。但是好色如命，每遇俊童美女，從不放過，淫兇無比。意欲引其出面，特用法力隱形飛往，到了無人之處降下，又將寶光隱去，裝作遊山迷路的幼童，慌慌張張步行往青龍澗跑去。那澗藏在後山幽谷之中，兩面危崖，左邊一條山澗緊貼崖下，祇右邊一道澗岸，岸上滿布蘭蕙之類香草。澗並不深，澗底山石高高下下。一條瀑布，由上流頭奔騰而來。澗中滿生苔蘚，連水也被映成了青色。望去宛如一條青龍，沿澗急馳，喫大小山石一擋，激濺起無數浪花水煙，映着日光，珠霏玉涌，景絕幽麗。纔進谷口，便聞幽香沁鼻。李洪童心未退，因見山光黛波，崖花如繡，泉聲湯湯，松風稷稷，空山寂寥，四無人迹，別饒靜中之趣。一路觀賞前行，竟忘了故意做作。最後行到昔年妖窟附近，知道瀑布後面藏有一座崖洞，寬僅數尺，高約丈許，其形如棗，地名就叫仙棗洞。瀑布由上面倒掛下來，恰是一條水簾。內裏甚深，前半並還有里許長一個水洞，妖人便藏在水洞盡頭左側旱洞以內。內裏洞徑縱橫交錯，有好幾十條歧路，到處都是鐘乳結成的晶衖甬道。前行七八里，連經險窄難行之處，轉入山腹地底深處，方到妖人平日隱迹潛修的水晶洞室之內。地勢前高後低，因有天然石堤，隔成水旱兩洞，也是一處天然奇景。昔年曾有仙靈寄迹，後被妖人無心發現，仗着邪法地利，逃路又多，防備更嚴，昔年李洪尋他兩次，均被脫兔。入洞除他，比較艱難，本想誘他出洞。到了洞前，見無動靜，想起前事，重又假裝把路走錯，往回路倉皇飛跑。到了谷口，回顧無人，拿不定妖人伏誅也未，意欲入洞查看，有無邪法防禦。剛把身形隱起，忽聽有人喝

道：「大膽李洪，我白虹被你害得家敗人亡，早就想要尋你，不料你已轉世，累我在此等候多年。你轉世不滿十年，一個無知幼童，竟敢來此窺探。我已煉成法寶，今非昔比。你如有本領，可到我洞中見個高下。你那隱形法無用，我有天視地聽之寶，無須鬼鬼祟祟，裝腔作態。」

李洪天性疾惡，既忿妖人淫兇，又恨他說話強橫，暗罵：「該死妖孽！休說我靈嶠三寶和斷玉鉤你不能當，即便邪法厲害，我還有金蓮寶座和七老師長所賜法寶杪欏靈符，分明有勝無敗，到時叫你知道厲害。」因想自己隱形神妙，敵人祇看出前半來去，以後絕看不出，乃是詐語，便未回答，仍然隱形飛進。剛到洞前，那條瀑布本似匹練下垂，寬約丈許，長達十丈，李洪一到，忽然中斷，倒捲而上，現出洞門。隨聽裏面有人笑道：「你來了麼？這一轉世，更像一個玉娃娃。惟恐你衣服淋溼，特把水簾捲起。若有膽子，快些進來，莫要惹我白虹生氣，你就喫苦了。」李洪聽出語聲頗遠，似由後洞深處遠遠傳來，甚是耳熟，也未留意。因料隱形法被人看破，一賭氣，索性撤去隱形，暗中戒備，飛身入內。妖窟本來過兩次，妖人未遇，不過毀損靈景，便即退走。這時一見，竟比昔年景更靈奇。走入旱洞甬道，便見琳琅璀璨，光彩晶瑩，迴廊曲甬，到處通明，宛如置身水晶宮闕之內，富麗清華，美不勝收，也未見有邪法禁制阻隔。

李洪心中奇怪，越是這等情景，敵人越不好鬥。眼看地底妖窟將要飛到，正在加緊戒備，忽然被人由後面打了一掌。憑自己的法力，事前又暗自戒備，敵人近身竟無警覺，心中大驚。未容尋思回顧，雙肩一動，背上斷玉鉤先化作兩道交尾精虹，電掣飛起。百忙中飛身回顧，一道朱虹突然出現，和鉤光鬥在一起，電舞虹飛。雙方略一糾纏馳逐，敵人也未現身，祇聽光中喝道：「你我法寶厲害，莫要毀損靈景，暴珍造孽。有本事，和我到外面打去。」語聲纔住，朱虹已當先遁走。李洪越聽口音越像熟人，寶光也甚眼熟，決非左道中人。一見逃走，急忙追了出去。方想妖人便改邪歸正，也不應是這等情景，人已追出洞外。朱虹在前，眼看追上，忽聽哈哈大笑道：「洪弟，你我纔百餘年之隔，便不認得我了麼？」李洪早疑心對方是個舊友，聞言一時省悟，方喊：「你是桓玉哥哥麼？想得我好苦！怎還是當年的脾氣，不先明言，取笑做甚？」話未說完，人已現身，相貌並非桓玉，乃是和自己年歲差不多的幼童，驚問：「你是桓哥哥麼？百餘年不聞音信，難道和我一樣轉世不成？」

幼童這纔說道：「我確是桓玉。昔年與你別後，我便回武夷山中修煉。爲替你復仇，連尋妖人幾次，因敵人約有同黨相助，互有勝敗，循環報復了好些年。最後我將嬰兒煉成，偶往海外神遊，尋一道友。歸來一看，纔知妖人白虹向邊山四惡中的鬼母朱櫻門下妖徒

借來異寶碧磷衝，由地底衝入，殺死守門人，將我的肉體用火焚化。幸而嬰兒早已煉成，本想就以元嬰成道。不料極樂真人李靜虛大弟子秦漁因被天狐寶相夫人所誘，毀了童貞，在雲南長春崖無憂洞伏罪自殺。照着昔年誓言，應該歷劫三生，纔能重返師門。他投身在左近一個富家，生而能言，不昧夙因，想起前情，時常悲忿。加以思戀恩師，由六歲起，每晚背人哭求恩師原恕，早賜接引，但終無迴音。他法力已失，此去雲南山高路遠，長春崖地更險阻，生自富貴人家，無法前往，日夜愁急。這日想起昔日誓言必須轉劫三世，以爲早日自殺，再往投胎，豈不可以早見恩師？主意打定，便背了家人，逃往山中跳崖自殺，被我路遇。我本想救他回生，他再三向我苦求，要將他肉體借我回生，再由我送他前往轉世。我本來想變作一個幼童，遊戲人間，此舉倒也兩便。剛一答應，真人忽然飛降，向我指點了幾句，並賜了這一身裝束。我欲拜師，真人不許，另賜了兩封仙柬。隨說秦道友不到時機，便先自殺，不但有違真人初意，欲速不達，並還有害。念其初犯，頭一世姑且從寬，再去轉劫，須以童貞成道，以待時至。應劫三次，方能恢復從前功力，重返師門，不可自誤。念其向道心堅，特降殊恩，轉世成童，便有遇合。又對我說：『陳家父母鐘愛此子，他親恩尚還未報，陳家不久又有大禍，你既借他軀殼，應代他報恩三年，等陳家災難脫去，方可回山。』問我願否，我自遵命。陳家富而好善，遠近皆知，左近盜賊因他全家善人，都不肯侵犯。誰知第二年陳家長子習武好交，偶因任俠喜事，代抱不平，打傷了一個土豪之子，官府受賄，買盜栽贓，欲興大獄。被我暗用法力顯示靈蹟，警戒貪官土豪，把事消滅。我因三年期滿，早和父母言明來歷，並改用乃子陳巖原名，示不忘德，當時去往山中游玩。回家得知瘟疫流行，全家病倒，將全家醫好，又救了好些人民，方始拜別父母家人，入山修道。

「我想起妖人可惡，又聽說他與赤身教主鳩盤婆的門人鐵姝勾結，我有一位三生良友爲他所害，早要尋他，一離陳家，便往這裏尋來。這廝本極狡猾，知你雪山坐關，祇我一個強敵，自用陰謀將我肉體毀去，雙方仇恨越深，恐要尋他報復，曾經勾結魔女，到處搜尋我那投生之地。以爲我必轉世重修，欲在襁褓之中，乘機下手，將我生魂攝去，交與魔女，祭鍊神魔。萬沒想到我會附在十二歲的幼童身上，這廝遍尋不見，雖然不曾死心，卻沒想到祇隔三年，我會尋他。他雖擅天視地聽邪法，我尋他時，我的相貌已變。妖人正因一事得罪魔女，由洞中看出我是一個有根器的靈慧幼童，意欲生擒入洞，獻與魔女討好，以致自尋死路。我知這廝邪法頗高，又極機警，於是我便假裝成富貴人家小孩遊山失伴迷路到此，在洞外埋伏停當。他纔出洞，便被我在暗中斷了逃路，再將天蠶絲所織寶網放起，將他籠罩在內。你知此寶隱現大小，由我心意，初發時毫無影迹，佔地甚廣。這廝竟未覺察，已經入網，還在發狂行兇。我纔自道來歷，和他對敵，歷數他的罪惡，這廝方知上當。喫我用太清仙法禁制，逼他獻出那年巧取豪奪的法寶、靈丹，

並將寶網收緊。這妖孽知無倖免，先還倔強想逃，並向魔宮發出告急信火。無奈我早防到，魔光信火已爲寶網隔斷，不能發生靈效，身子又被網緊。那天蠶絲細如毫髮，一上人身，便緊嵌皮肉以內，周身麻癢，苦痛難當，任多高邪法，也難施展，況又加上太清禁制，如何能當。我生平這樣收拾惡人，尚是初次。妖人痛苦不堪，祇求速死，不敢再強，所有奪來的法寶也全獻出。最後我纔用極樂真人所賜雷符將他震死，神形皆滅。祇那一團魔光信火是個難題，無論把它放出網外或是消滅，魔女必定跟蹤尋來，甚是討厭。

「我因故居已毀，你又功行圓滿，將要轉世，此時決見不到。你我故居也早爲妖人所毀，因見妖人故居頗具奇景，便在裏面隱修，先還恐魔女突然尋來，事隔多年並無影迹。此洞經我佈置興修，景更靈妙。妖人原設天視地聽之术並未撤去，所煉旁門道書也被我由晶壁之中尋到，全部學會，三百里內人物往來，當時可以查見。這日無意中發現極樂真人同了苦行頭陀由衡山上空飛過，忙即迎上，拜謝前番指點，並賜靈符誅邪除害之德。真人告以妖人白虹因將魔女鐵姝得罪，雙方無異絕交，我住在此，決無後患。那團信火本是千年陰磷煉成，魔女贈與妖人，以作求救之用。未發時，祇是一塊死人的白骨，出手化爲一團綠陰陰的魔光，一閃即逝。魔女接到信火，立即來援。幸我識得它的來歷，不曾消滅，也不曾放出，長留網中。惟恐稍微疏忽，仍被遁走，魔女素來言出必行，雖忿白虹犯了她的禁條，但此信火贈與在前，已經許以有難相助，必要踐約，早晚是個後患。如能使其復原，卻可留作他年誘敵之用，省得佔住寶網，好些不便，便向真人請教。真人隨令將網取出，施展法力，揚手一片金霞罩將上去，當時復原，成了一塊白骨，上面籠着極薄的一層霞影，交我藏好，並說用時祇消把外層禁法撤去，微呼鐵姝，立化碧熒飛走，無論相隔千萬里，不消半盞茶時，魔女必定飛來，神速已極。將來鳩盤婆師徒行法害人時，可發信火將鐵姝引開，以便衝入魔陣，救那被困的人。真人並說這魔宮信火與鐵姝心靈相通，魔法規例又嚴，煉時曾起重誓，一接信火，無論多忙，相隔多遠，也必抽空趕來；否則所煉神魔接到信火，知有敵人生魂心血可啖，正犯兇威，主人如不親往，必起反應，羣向主人爲難。鐵姝決想不到有人收以備用，此舉實是絕妙，不可大意。真人說完飛走。

「我自然心喜，拜送回山，又在洞中修煉了幾年。新近出山閒遊，得知你已經轉世，今生必成正果，深代慶幸。又聽說你在武夷絕頂，從一新歸佛門的散仙謝山勤修佛法。一算你的轉世年紀，也就十歲左右，且又初入師門，即便前生法力已全恢復，也未必許你下山，武夷又是舊居，便尋了去。不料仙府雲封，難於入內，再用天視地聽之法仔細查看，纔知你師徒二人均不在內。無意中發現後山深處有一妖窟，中有男女數妖人，內有一妖婦正是丌南公的愛徒沙紅燕。我在去年聽一同道說過妖婦與峨眉門下易、李、癩姑

三人結仇，大鬧幻波池之事，便留了心，暗中隱形趕去，並仍用前法查聽。得知羣邪日前侵犯幻波池，受傷敗逃，來此醫治，不久還要大舉往犯。同時發現米、劉二矮暗中跟來，欲用黑眚絲妖幡去破敵人邪法，以身殉道，將功折罪。祇是洞中邪法厲害，禁制重重，二人身形雖隱，強弱相差。我恐其徒勞無功，平白送死，又憐二矮苦志，特地現身，引往舊居山谷之中，指示機宜，並在暗中相助，居然把妖人一件至寶毀去。二矮元神被我救出，打算護送轉世之後，再往幻波池，暗助主人抵禦強敵。中途忽遇秦漁，與他一見如故，又有借體重生之惠，重逢甚喜，便同下降，互談前事。得知秦漁已轉劫三世，都是美少年，備受妖婦淫娃蠱惑，而他總想以童貞成道，故均是未屆中年便遭兵解。最近方蒙極樂真人念他向道堅誠，許其重返師門。因其歷劫三生，相貌如一，故此一見即知。談完前事，秦漁隨說此來原奉師命，將二矮元神要去，爲覓投生之所；令我暫回青龍澗，等有人來相訪，再同結伴往幻波池去，不可起身太早，又指點了幾句別的話。我與他作別回山，正在尋思來人是誰，不料是你尋來，使我欣慰非常。因由洞中看出你故意做作，我便故意相戲，將你誘往洞中相見。」